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南北朝

【戊辰】

宋元嘉五年，魏神龜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涼承玄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邦，執

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于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魏將軍

尉眷攻上邦，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疲

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

同之子。

曰：「赫連昌倡而無謀，好勇而輕，每

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

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

主敗走，頡追禽之。

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後昌以謀叛見殺。

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

涼，卽位，改元。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禽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

日糧追夏主，定于平涼。夏軍將遁，會魏軍食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夾擊

之。魏兵大潰，斤爲所禽。夏人復取長安。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壽太立。

六月，宋以王弘爲

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

重權

難居。

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己巳

宋元嘉六年魏神龜二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

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

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

晉南渡後僑置徐州于京口宋改曰南徐至隋始省

刺史與弘共輔朝政

弘既多疾且欲遠權

由是義康專以義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

宋主與義

恭書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非易汝性偏急宜念裁抑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

博盡母以喜怒加人名器深宜愛惜爵賜尤應裁量聲樂遊嬉不宜令過藉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

復何由知衆事也

三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

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于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

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于人事可

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蠲蠲本國家邊臣中間坂去今誅其元惡收

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如以駒犢以

關虎狼何懼之有蠲蠲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

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可一舉而禽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讎之謂浩曰蠲蠲果可克乎

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三陰己巳為千之陰己巳為支之陰己巳合為千支皆陰是為三陰之歲旋頭昂七星主西方又為旋頭先是宋主

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鼃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攻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至栗水胡三省注在漠北近稽落山有寶憲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俘獲其衆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魏主得蠕蠕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懣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五月武都王楊元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冬十月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魏主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

其謀畫之功

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鑊于醉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

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廷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庚午〕

宋元嘉七年魏神鼎三年

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宋主有恢復河南之

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道憐之子監征

補註
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魏南邊諸將表稱宋

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然獨崔浩以爲不可浩曰南方

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往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

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仍署

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又固諫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

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能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卻敵而反速之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成大

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

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癸惑伏于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

疑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揚州于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旺以火害金故云害氣庚金午火歲在庚午

以火剋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

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文曰水下反說

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東平縣乃沂河西上魏主以

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守滑臺尹冲守虎牢

杜驥字度世預之元孫守金塘諸軍進屯靈昌津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襲劉曜于此以河冰泮爲神靈之助因號靈昌津

列守南岸至于潼關于是司竟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

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

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九月燕王馮跋卒弟弘字文通跋之少弟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魏主如統萬夏主遣使求和于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

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

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崔浩言義浩曰

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人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

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過欲固可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遂如

統萬謀襲平涼既而使將軍古弼魏內入諸姓吐奚氏爲古弼初賜名筆後改曰弼等將兵趣安定夏

主自安定北救平涼與戰夏兵大敗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宋時錢制數更是年始置四銖

文曰四銖至元嘉二十

四年復鑄大錢

議請以大錢一當兩以防穿鑿宋主從之

明年罷之

當時公私不以

為便後孝建元年更鑄孝建四銖文曰孝建形式薄小輪廓不成盜鑄者衆雜以鉛錫遂罷

民鑄錢郡縣置署平其準式去其雜僞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乃止

景和二年即泰始元年又

鑄二銖錢

文曰景和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聽民私鑄

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

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縹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已罷二銖

惟禁鵝眼縹環皆通用禁民鑄泰始二

年乃普斷新錢專用古錢蓋三十七年之間錢幣凡七變云

十一月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彥之保東平魏

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

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

之字彥宗略以書諫之

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

臺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委任之意耶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

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

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

注見前

入濟南至歷城

漢縣今屬山東濟南道

焚舟棄甲步趨

彭城

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部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

德城等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關隴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既而到彥之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宋主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蕭承之字嗣伯，南蘭陵人，齊高帝之父也。北高平郡，治湖陸，注見前。宋有南高平、僑郡，故此云北。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壽陽土荒，民散，盜賊公行。義欣隨

宜經理境內安業，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淝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淝水，即淝水，源出霍山。

縣，逕壽州西，北流入淮。

〔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龜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春正月，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

之。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饑，秦出連輔

政。代北複姓，有出連氏，輔政，其名也。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夏主竟殺之，夷其族。

西秦自乞伏國仁據苑川，至暮末亡，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二月，魏克滑臺。宋檀道濟引兵還。先是，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

敗魏師于壽張。本漢壽良，後漢更名，故城在山東東平縣，明初始移置今治，屬東臨道。道濟復自濟上至歷城。二十餘日。

間，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皆捷。叔孫建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

是安頓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助之。

遂克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重鼠食之，魏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

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

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魏司馬楚之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

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慧龍爲滎陽太守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

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于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元伯刺

之元伯詐爲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遂釋之後慧龍卒元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先是夏主與魏人戰敗走

上邦魏取安定隴西旣而魏克平涼復取長安至是夏主畏魏人之逼擁

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瑱

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旣而送定于魏魏主殺之

連赫

夏自勃勒僭號至定亡凡三主合二十六年

閏月魏遣使如宋求昏魏主遣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爲太子詹事給事中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

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

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
共參政事而以張劭代湛後劭坐職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劭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賜免劭官削爵士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劭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述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其表謝述字景先景仁之弟

秋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

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徵世胄遺逸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元

字子真博陵崔綽安平人趙郡李靈字武符平棘人河間邢穎字宗敬鄭人渤海高允字伯

恭穆廣平游雅字伯度任人太原張偉字仲業中都人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如此

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元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舅崔

浩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愈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于衆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魏主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

刑巫蠱者負穀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

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胡三省曰令負冤者得詣闕揭鼓登時上聞也

〔壬申〕宋元嘉九年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

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秋七月宋益州人趙廣作亂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信任長史費謙別

駕張熙聚斂興利商賈嗟怨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

近親招合蜀人千餘攻殺巴興管縣隋改長江元省在四川遂溪縣令逐陰平宋有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故城在

四川德陽縣太守道濟遣軍斬之先是道濟欲以帛氏奴孫惟日帛姓也梁顯為督護費

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搆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漢

縣隋省故城在德陽縣山中聚眾向廣漢攻陷涪城于是涪陵管郡今四川涪陵縣是江陽漢縣管為

漢縣遂寧漢縣管置郡今為縣屬嘉陵道諸郡守皆棄城走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

廣乃詣陽泉寺迎道人枹罕程道養言是飛龍推為蜀王建號太始備置百官以道

養弟道助為長沙王廣及梁顯等皆為將軍眾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

參軍裴方明等出擊先敗還已頻破之明年賊復攻逼成都時道濟已卒方明匿不發喪以兵擊賊大破之賊退屯廣漢分守郫

城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藉之以兵來救方明與藉之合攻郫克之斬程道助進擊廣漢賊棄奔潰涪蜀皆平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蒙遜病甚國

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好學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

位遣使請命于魏魏主遣太常李順拜牧犍為河西王初魏主遣李順至涼涼王蒙遜箕坐隱几撫動

起之狀順正色大言責之蒙遜乃拜受詔及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無禮不敬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皆庸才惟牧犍器性粗立機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此

年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及是牧健使至，魏主謂順曰：卿言蒙遜死，牧健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乃進順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

冬十二月，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

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顗字彥重，昶之弟表其有異志。靈運

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

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廷尉論

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

于三江口在廣東番禺縣東南，鬱水為西江，浪水為東江，會謂之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廣州

棄市。靈運特才放逸，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同時名位，素出其下者，並見任遇，意甚不平，又多所陵忽，故及于禍。

〔甲戌〕宋元嘉十一年，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討楊難當破之。先是，宋

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中山無極人，刑政不治，乃自徒中起蕭思話思話先為青州刺史，魏克

滑臺，思話棄城走，坐繫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奔洋川。洋即

尚方，徒作，今復徵起。難當遂有漢中之地。至是，思話至襄陽，遣司

水，在陝西，西鄉縣東，水經注：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為洋川。馬蕭承之為前驅。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軍分守。思話與承之共擊

屢破之。既而難當遣其子和將兵擊蕭承之，為承之所敗。承之與和相拒四十餘日，短兵接，弓矢無

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大斧推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敗走承之追擊斬獲甚衆遂悉收漢中地置戍葭萌水

出即白水江在四川昭化縣西北水經注白水出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亦謂之葭萌水思話徙鎮南鄭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

魏法護坐賜死

燕王弘稱藩于魏 先是魏主攻燕圍和龍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款獻女

于魏乞為附庸燕主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

已而魏主拔燕旁郡引兵西還至是燕主遣使奉表謝罪于魏以季女充

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主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燕

被留事具前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

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乙亥〕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春正月燕王弘稱藩于宋 初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

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本宋將被執事具前謀與南人襲殺魏主

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亦宋將降魏事具前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

之逃奔燕由是魏人數伐燕燕主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拜黃

門侍郎及是燕日危蹙燕主不遣太子質魏魏頻伐之遣使至宋奉貢稱藩宋封為燕王江南

謂之黃龍國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爲中書令中護軍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

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

見上八年

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己而一旦居前

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閒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

權湛嘗爲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自是宋主加景仁中

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

曰引之令入入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

湛又陰謀遣人殺景仁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于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

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

人、鄆陵

六月宋大水設酒禁

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竟穀賑之揚州西曹主簿

沈亮

字道明田子之子

以爲酒糜穀而不能療饑請權禁止從之

秋七月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摹之

南蘭陵人思話再從父

上言佛入中國已

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

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

〔丙子〕

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

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

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畏疑之宋主久疾不

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

康請召道濟入朝

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動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

既至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還

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

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

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

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

憚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

卽高麗

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

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

今熱河入溝境

克之先是燕太常陽嶠勸燕主速遣太子質魏燕主不從密遣尙

書陽伊請迎于高麗及是高麗遣將以數萬衆至和龍燕主焚宮室帥龍

城見戶東徙

古弼部將高荀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主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

高麗處燕主于

北豐

地名

居二年燕主復遣使求迎于宋高麗人殺之

北燕自馮跋篡立及亡凡二主合二十八年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先是赫連定西遷難當遂據上邽自稱

大秦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

絕至是魏伐之先遣使齎詔諭旨難當懼遂奉詔降

冬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

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丁丑〕

宋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

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

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西域朝貢于魏

先是西域龜茲疏勒烏孫

皆漢時舊國注俱見前

悅般

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

本北匈奴部落爲靈憲所破北單于西走康居其不能去者居龜茲之北爲悅般國

渴槃陀

在葱嶺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

鄯善焉耆車師

注亦

俱見前

粟特

一名溫那沙在葱嶺之西康居西北古奄蔡國也

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西域去中國絕遠

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乃遣行人王恩生等

二十輩使西域皆爲蠕蠕所執

恩生見救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切責救連救連乃遣恩生等還

竟不能達西域

至是魏主復遣侍郎董琬等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

即漢大宛國

者舌

在破落那西北故康居國也

二國皆欲稱臣奉貢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

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

是每歲朝貢不絕

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

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涼王牧犍

奉詔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

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順對曰臣曠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戊寅〕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冬十一月宋立四學以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為給事中不受豫章雷次宗好學

隱居廬山在江西九江縣接星子縣界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

開館于雞籠山今日雞鳴山在江蘇江寧縣西北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

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立玄學太子率更令東宮官主宮殿門戶職如衛尉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

謝元字靈運從弟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

巾構巾首服也襪單衣也江南人士交際以為公服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

性仁厚恭儉勤于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蕃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衛止于歲賦晨出暮歸白事而已閭

閭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武帝少子都督荆湘等州

軍事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為之

選代故以義季為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

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